



同志研究



同志研究

★ 何春蕤編 ★



同志研究



★ 何春義編 ★

世界日報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同志研究／何春蕤主編，-- 初版，-- 臺北市：
巨流，2001〔民90〕

面：公分，--（性／別桃學叢書：3）

ISBN 957-732-129-1（平裝）

1. 同性戀

544.751

90001218

【性／別桃學】叢書

同志研究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編：何春蕤

封面設計：黃瑪琍

執行編輯：朱玉立

地址：100台北市博愛路25號312室

電話：(02)23711031・23148830

傳真：(02)238158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802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41299514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129-1

2001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 32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性／別桃學】叢書

總策劃 何春蕤

01. 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 紀慧文 著

02. 性工作：妓權觀點 何春蕤 編

03. 同志研究 何春蕤 編

04. 帶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 趙彥寧 著

05. 國族、性／別與華語文教學 李惠敏 著

06. 性工作研究 何春蕤 編

07. 跨性別研究 何春蕤 編

（以上部份書名為暫定）

論文作者簡介

- K.C. Kan 香港同志文化研究者
現任教於某大學
- 史國良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加拿大McGill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
- 吳翠松 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
- 張宏誠 政治大學法律系碩士
- 張靄珠 交通大學語言研究中心副教授
美國紐約大學戲劇研究博士
- 陳耀民 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碩士
- 朱偉誠 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英國Sussex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 劉開鈴 成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性／別桃學】叢書總序

何春蕤

一九九〇年初，一些台灣左翼邊緣知識份子出版了【戰爭機器】叢書(唐山)，次年又和更多左翼與進步知識分子結合而自行出版了《島嶼邊緣》雜誌，企圖為台灣解嚴後的新鬥爭形勢提供新的批判論述與新的運動策略。

眼前的【性／別桃學】叢書，在激進民主的精神上延續了【戰爭機器】叢書和《島嶼邊緣》雜誌，但是將焦點集中在「性(情慾)」與「別(差異)」。亦即，我們重視情慾的各種差異(性的「別」)，性別中的情慾差異(性別中的「性」別)，以及性與性別、階級、年齡、種族、身體等社會差異之間的關係。我們相信各種社會差異必須平等的串連，擺脫妒恨的認同政治，才能達到激進多元的民主。為此，性別研究與性研究都必須進入(跨)性／別研究的時代。

【性／別桃學】叢書雖然立基於學術而且其中很多也是學院的標準成品，但是我們也企圖從現有學院的正常化(normalizing)規訓中逃逸，這種逃逸學院規訓(discipline)的實踐被我們戲稱為「桃(逃)學」。同時，「桃學」也表明了性／別研究的學術特「色」，過去左翼學術曾被稱為赤色學術，今日我們則將帶有逃學嬉戲性質的性／別研究稱為「桃色學術」。

作為一套跨世紀的叢書，【性／別桃學】自我要求具有前瞻、新銳的性格，也就是根植於原有文化傳統的前衛性格。在華人傳統的文化中，桃花被視為陰氣很重，又是性愛的象徵，一般正經的華人對桃花均抱持著畏懼或羨妒的複雜情結。正如在桃花女和周公鬥法的傳統故事中所反映的，這種對桃花的畏懼和禁忌，其實也是對女人、對性的畏懼和禁忌，然而，「桃花女鬥周公」傳統故事的種種情節卻同時是對「女」「性」力量的謳歌。性／別「桃學」正是要使居於性別下層的豪爽女人、娘娘腔、跨性別，以及性下層的同／雙性戀、性工作者、愛滋病患、以及其他性異議份子得力壯大之學。

【性／別桃學】自許為追求性／別解放的叢書，因此它必然具有為性／別平等與正義服務的運動性格，我們歡迎海內外學術與運動的先進們繼續給我們批評和建議。

同志研究・研究同志——編者序

何春蕤

邁進二十一世紀，台灣的同志運動儼然進入了新的境界。同志論述已經在指標性的中產書店佔有極為可觀的書架空間，台北市某些零星的社區逐漸形成了同志消費文化以及同志平權意識，大眾媒體也終於學會了稍稍友善的看待和同志相關的議題，同志婚姻和同志組織都努力描繪著改變社會的願景，甚至同志公民權運動都變成由台北市政府主導推動的重大市政建設里程碑。

但是同時，勇闖禁忌的邊緣同志遭到了保守同志的排擠，甚至含蓄的恐同情結也逐步現身為激烈的少數反同聲浪。在這樣一個看來形勢大好但是暗流洶湧的時刻，或許我們更需要深思如何延伸我們對同志具體處境的認識，如何閱讀並重塑同志在各個文化領域中的呈現，如何了解並介入各方同志與各種社會權力網絡的拉扯。《同志研究》就是這個不可或缺的學術工作的一部份。

一反先前以理論和歷史為主要論述場域的同志探究，《同志研究》以田野研究開端。首先由K. C. Kan對香港同志三溫暖的參與式研究來嘗試觀察Gayle Rubin性階梯理論的蘊涵。Kan發現同志三溫暖雖是充斥黑暗曖昧的身體情慾之所，是主流文化之邊緣，卻也常常在其具體操作中認同了主流性價值，維繫了對邊緣性的污名，再生產了忌性社會

對性的歧視。這個結論當然流露出Kan「恨鐵不成剛」的熱情期望，然而其描述卻同時顯示：同志三溫暖也是情慾橫流最衝撞主流性價值的空間之一，更是國家機器和主流道德積極企圖除之而後快的地景之一。如何超越以「複製」為本的評斷框架，開創積極壯大(empower)主體的論述，使邊緣實踐進一步顛覆既有文化想像，這正是此刻另類社會運動的努力課題。

台灣同志運動發展以來或許已經建立了一個鮮明而抽象的同志形象，在現身和婚姻議題上的熱烈討論也已經揭開了認同政治的複雜內涵；然而這些發展在個別的人生中究竟如何與傳宗接代的婚姻文化接軌，同性戀在華文社會體系中有著什麼樣的多樣存在，性與性別的差異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現實中斡旋自身的操作——這些都是史國良的兩岸同志文化比較研究想要處理的。其視野和結論或許因為目標太大，只能捕捉少數浮光掠影，其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如何衝擊同志文化的評估還可以再深化，然而這篇論文已經以其人類學的田野描繪了「同志」的差異生存面貌，客觀而支持的看待了同志在婚姻實踐上的差異。

史國良的研究已經注意到，除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之外，同志的形象和自我定義有一定程度受到國際媒體文化的左右。在這方面，隨著同志運動的開展，台灣媒體過去十年在報導同志議題時也有了可觀的態度轉變，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以找出同運開發更多積極策略的可能。吳翠松的論文初步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結構性的分析，並舉出菁英知識份子的積極參與作為最主要的轉變觸媒。單單從媒體發言權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這個結論或許是難以避免的；單單就訴求大眾的角度來看，「建立同志正面形象」似乎也是常見的回應。然

而這樣的研究框架卻可能輕忽了同志團體如何機動性的塑造議題、創意的操作媒體語言；或許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更注重眾多同志媒體工作者的直接間接貢獻，以及同志運動本身高亢的抗議精神和成員間深刻的社會差異。

台灣的同志運動長久以來都是在文化的層次上奮鬥，透過集體的意識形態操作來開拓個人生活風格的空間，因此在出櫃現身上都有極大困難的同志們一直未能有實力和正當性來挑戰各級法律對同志日常生活及個人權益的結構性介入及侷限。張宏誠的論文則首度整理了歐洲人權法案的內容和蘊涵，指出先進國家同志人權思考的法學基礎，並就其對台灣同志運動的可能意義提出專業的意見，做了非常可貴的熱情貢獻。西方學界在人權意識不斷延伸之下，反覆檢討與同性戀相關的各種法條及其內涵，雖然有其一定程度的保守性，卻也因此在校理的基礎上改善了同志的社會定位。相較之下，台灣法界整體對同志人權的冷漠和學術的無知，實在需要更多新血來衝刺。

在媒體和法律這種被國家權力直接貫注的領域中，建立同志的正面形象或許被視為一種比較有利的策略，然而1990年代初期「酷兒國族」(Queer Nation)卻選擇用他們最具衝撞力的視覺呈現及語言操弄來凸顯社會制度和法律的不公。這種抗爭策略在文化及表演的領域中也展現了龐大澎湃的生命力，張靄珠的論文就生動地描繪了美國三位女性酷兒表演藝術家的酷兒操演，顯示她們如何蓄意操弄性別認同之曖昧含混，如何囂張地呈現並翻轉主流社會所賦予女人、女同性戀者、或弱勢族群的污名。這種令人瞠目的表演方式衝撞了習以為常的拘謹和正經，凸顯了正軌的粉飾太平，當然也常常引發同志社群本身的不安；不過，也是在差異以這種明顯的方式面對面時，同志之間真正的

對話相認才得以開始。

同志所面對的壓力當然並不只來自抽象的社會整體，陳耀民的論文就顯示，對中華文化中的同志而言，「家」更是一個難以割斷的複雜糾葛愛恨情結：家是迫害的日常生活化，家也是主體力量的培育場。掙扎和悲劇或是經常難免，然而另類家庭也並非全然不可能，於是論文呼求找尋對抗傳統異性戀家庭機制的攻擊策略，鼓勵思考如何跳脫溫情的原生家庭論述，並具體提議同志運動和網路作為可能出路。至於如何進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新的情感結構和歸屬，如何在運動和網路中創造新的互動模式和主體定位，恐怕有待更多的實踐與論述。

新同志文化的建構當然並不侷限於同志運動和網路，中國古典男色文化也是可能的資源。朱偉誠對此的研究進路，一方面要避開那種「性化」的、因而太過醜化同性情慾的男寵亂政式歷史評斷，另一方面也要避開那種企圖平反男寵的「去性化」論述（聲稱歷來醜化男寵的評斷乃是因為其中的階級踰越而非出於恐同情結）。然而這雙重的迴避卻也使得朱文的討論陷入難題：性化和醜化之間的微妙政治到底要如何操作？有無可能平反男寵而不落入去性化？朱文沒有提供答案。揉合了階級政治和情慾政治的古典男色文化構成了古代同性情慾的歷史存在，也挑戰著當代同志學者的酷異巧思。

同志文化和同志研究在當代台灣性別政治上的澎湃活力吸引了無數的研究興趣，也使得許多原本隱晦的作品得到研究者的青睞。出於一個莫名的、持續的衝動，劉開鈴選擇了閱讀18世紀一部男同志書信作品來嘗試理解同志愛侶在文字書信上的互動模式和主體操作。和別的研究者很不一樣的是，她不但沒有隱沒自身的差異存在，反而在結語中提出「一個直女的告白」來自述接觸同志研究的摸索經驗，對自身

的無力感和複雜情緒有很懇切坦誠的描寫。這封沒有收信人的「書信」或許也是同異互動的開端之一。

這本文集中的論文有七篇來自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第四屆「四性研討會」(1999年5月1-2日)，張靄珠的論文則出自第五屆「四性研討會」(2000年4月22-23日)，主題上的相似性使它們集結在本書中，也為台灣此刻的同志研究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樣態。在成書的過程中，每篇論文都經過原作者細心的改寫校訂，性／別研究室的助理朱玉立則全權負責連絡催稿編排的過程。作為開闊研究眼界的努力，本書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到同志研究領域的進一步蓬勃發展和學術累積。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首頁 <http://sex.ncu.edu.tw>

目錄

- i **【性／別桃學】叢書總序**
何春蕤
- iii **同志研究・研究同志——編者序**
何春蕤
- 1 **性階梯再生產**
K. C. Kan
- 51 **性意識、文化與政治經濟學**
閩南「同志們」的經驗
史國良
- 89 **報紙中的同志**
十五年來台灣同性戀議題報導的解析
吳翠松
- 117 **論歐洲人權公約對同性戀者之保障**
張宏誠
- 183 **污名再現與性別逾越(愉悅)**
紐約的酷兒表演美學與文化策略
張靄珠
- 207 **我們都是一家人**
論《孽子》及《逆女》中的家庭機制／身分認同與抗爭之可能性
陳耀民
- 239 **詭異的鏡像**
透過馬婁的《愛德華二世》來看中國古典男色的「君臣篇」
朱偉誠

279 「赤裸的信」

窺視一部十八世紀同男書信小說

劉開鈴

性階梯再生產

香港三溫暖的人種誌

K. C. Kan

1. 歷史：

1.1. 西方：

1.1.1. 西方有關男同性戀者三溫暖(註1)的歷史：

有關西方男同性戀者三溫暖歷史的文獻主要是美國的。其實世界上很多地方一直以來都有澡堂(註2)，如希臘、羅馬、伊斯蘭、日本、芬蘭、土耳其等(Tattelman 1997)。澡堂在多大程度上促進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性愛仍有待考證，不過澡堂的功用從來不止於潔淨身體，而是作為「…聚會，歇息的空間，和社區、儀式、身體的刺激。」(註3)

1.1.2. 轉形：

儘管澡堂內男人肉帛相見的特性注定了和男同性戀者眉來眼去，男同志進據澡堂卻非一開始時的現象。從曼克頓的St. Marks Bath的轉形可見，由傳統的澡堂演變至男同性戀者澡堂，過程很漫長。St. Marks Bath於1913年建成，早期的顧客群為商人，之後成為受區內市民歡迎的澡堂，直至1950年代才出現兩權鼎立的局面——日間的顧客是年長的猶太人，晚間則換上男同性戀者。到1960年代，男同性戀者已經全面佔據這空間。1979年店主易手後，改裝成照顧性需要的格局，

不過，到1985年因為愛滋病危機而關閉(註4)。剛建立的空間就因為愛滋病而萎縮。

1.1.3. 愛滋病：

愛滋病致命地打擊澡堂，美國政府下令關閉澡堂(Bolton 1992, Tattelman 97, Wolfe 92)。不單在美國，芬蘭在1987年亦通過了「禁止桑拿法案」(The Prohibition of Sauna Club Act)，禁止澡堂繼續經營。但總體而言，歐洲國家的政府比美國容忍澡堂，美國主要城市的澡堂數目由1982年的160間以上，降至1994年的61間。單單在紐約，就由16間跌至3間(Tattelman 1997)。

1.1.4. 警察查抄(raids)：

除了愛滋病，警察查抄亦帶來對男同性戀者的威脅。在多倫多就曾經有300名只掛著毛巾的男同性戀者被警方趕至戶外搜查，而當時正是嚴寒的冬天(Rubin 1992)。多篇討論澡堂的文章均有提及警察查抄，顯示查抄對男同性戀者不無造成傷害(Tattelman 1997, Weinberg & William 1979)。Ralph更指出警察查抄在選舉時最為頻密，顯示打擊澡堂為爭取公眾好感的上佳手段(Bolton 1992)。台灣於1999年發生的AG事件就是一次具體的證據，表現出警權的濫用與查抄對男同性戀者造成的傷害。

1.2. 本土歷史：

1.2.1 文獻：

香港本地有關桑拿的文獻幾近於無。筆者從一間桑拿的東主口中得知，只有文化／潮流雜誌《號外》(註5)曾經進行過一個專輯，主題為同性戀者的商行(outlets)，採訪了幾間酒吧與桑拿的東主，其中最珍貴之處在於以圖表詳列了每一間桑拿的開幕日期。

另外，同志組織「十分一會」的會刊《十分一同話》中也有數篇文章提及桑拿，但往往流於指責(男)同志「有性無愛」、「沉迷肉體」的層面，或者是愛滋病帶菌者的懺悔：

「…但桑拿同志那種不追求長久愛情、只為發洩的觀念，已令我對同性戀世界開始失去信心。」(10%, Issue 12, 1996)

「慶幸自己過了這一關【指「沉迷」肉體歡愉這一關】…要識朋友，參加同志組織活動較好，宣洩性慾可往桑拿，或自己解決也可以。」(斜體為筆者所加，10%, Issue 4, 1996)

「我不是說患愛滋病是一種好事，但真的，若要我過回以前的同志生活——煙酒、卡拉ok、公廁、桑拿，我寧願選擇現在這樣…我屬於後知後覺，總比不知不覺好。」(10%, Issue 9, 1997)

有時，桑拿也會被描寫成一對一(monogamous)男同性伴侶瞞著對方外出找短暫的新鮮感的場所(註6)。

最後一類有關桑拿的記載屬於資訊類別。桑拿在香港算是很普遍，部分同志刊物和同志情色刊物每期也會刊登桑拿的地址電話。

1.2.2. 訪談：

如果要從極少量的文獻中整理出一點什麼，我們只可以說桑拿在同志的論述中被安排予一個很邊緣的位置：往往只被詮釋成「濫交」、求新鮮感的場所。桑拿的發展記載近乎零。以下一部分是訪談一間桑